

新世纪以来中国西部电影题材探索与文化表达

李 琳

海口经济学院传媒学院 海南海口 570100

摘 要：随着新生代导演的崛起和西部地理概念的拓展，中国西部电影在题材叙事与文化表达方面有着明显的突破与创新。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从多角度、多层次呈现西部电影的题材选择与文化多样性的描绘。旨在研究新世纪以来西部电影对个体生命经验的书写、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和民族身份的认同，为未来西部电影的创作与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借鉴。

关键词：西部电影；生命经验；文化演进；身份构造

引言

新世纪以来，中国西部电影在全球电影舞台上迎来了新一轮的繁荣与革新。这一时期的西部电影被称为“新西部电影”，它与传统西部电影的分野在于，它不再只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西部电影概念，而是彰显着新时代内涵、融合西部文化元素、着眼于全球视野的民族电影文化形态。^[1]新西部电影不仅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也在题材选择、文化表达和身份构建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作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类型，新西部电影兼具地域特色与文化深度，它通过影像语言生动再现了西部地区的历史与现实，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媒介。

一、由历史叙事到生命经验的书写

钟惦棐先生在1984年第一次提出了“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这标志着中国西部电影概念，即一种中国式学术话语的正式诞生。^[2]这一电影类型逐渐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分支，西部电影通过其独特的自然景观、丰富的历史文化、深刻的社会主题以及诗意的镜像语言，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时代精神，展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革，到新世纪的环境保护和民族文化遗产，西部电影的创作者们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和深刻反思。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多次在国际电影节斩获大奖，其中就有很多西部电影获奖，可以说世界是通过西部电影认识中国电影。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获得了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该电影节的最高荣誉之一。该片改编自莫言的小说，采取“以小博大”的叙事策略，探讨了民族精神、家族情感和个人命运，展

现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年代的坚韧和不屈的精神。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电影的叙事风格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开始更多地关注自然生态、社会现实和人的内心世界，即“作者表述”，就是电影导演在其作品中努力发现自我、确认自我、彰显自我，对其表现的世界赋予独特意义的言说，这既是一个“作者”将自己从各种“成规”中剥离出来的过程，也是“作者”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表述，建构和表述自己的“世界观”的过程。^[3]这种转变不仅是表达形式上的创新，更是对个体经验、个体命运和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这一时期的西部电影通过真实的生活场景和细腻的情感描写，构建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故事，反映了社会变迁中的人性光辉。

导演陆川拍摄的《可可西里》（2004）片中主角尕玉本来是一名警察，但为了调查藏羚羊猎杀情况，假扮记者身份作掩护，这一角色的设定使影片有着明显的“作者电影”风格，如同新闻报道般讲述保护藏羚羊的故事，影片反映了环境保护与经济矛盾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狂暴冲突以及一幕幕贪婪的人性。通过“把一个理想主义者由生到死的过程鲜活地展现出来”，探讨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困境和人性的复杂。导演陆川启用素人演员，通过纪实的拍摄手法，将观众带入荒凉却充满生命力的土地，展现护羚队员们面对偷猎者时的坚毅与无奈，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微妙平衡。影片不仅展现西部自然美景，还引发观众对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深刻思考，使观众反思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图雅的婚事》（2006年）讲述蒙古族妇女图雅“嫁夫养夫”的故事。影片通过图雅的再婚，展现了她对家庭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以及她在传统与现代、情感与道德之间的挣扎。导演王

全安以朴素的纪实手法拍摄,真实再现西部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蒙古族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影片中图雅的坚持与无奈、家庭责任与经济压力,通过细腻真实的情感描写传递给观众,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中,特别是在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女性在面对家庭危机时所展现出的坚韧和智慧,并探讨女性在男性主导社会中寻求独立与自尊的艰辛历程。

21世纪开始的十几年,是中国城市化过程最剧烈的一段时期,成长于社会变革时期的新生代导演,他们拍摄的西部电影不再去关注宏观的历史文化,而更多地聚焦于当下西部的芸芸众生。因此这一时期的西部电影,其叙事策略更多是透过个体生命轨迹的细腻勾勒、个体命运的起起伏伏来展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矛盾和个体的生存困境。^[4]这些作品不仅在视觉层面给予观众强烈的冲击,更在情感层面激发了观众对人类生存境遇及社会发展路径的深刻思考。它们通过真实的生活画面和细致的情感表达,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个体形象,展现了在现代化浪潮中个体的抗争与坚持,构成了中国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精彩篇章。

二、文化演进的影像创作者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以及文化地理的流动,西部电影的地域空间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大西部,包含大西北、大西南,以及山西地区在内的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域广袤的西部地区聚集着众多少数民族,这里孕育了多元的文化格局和文化类型,像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等,抑或随着时代的变迁展现出新的面貌抑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艰难生存。万玛才旦执导的《塔洛》(2015)通过对藏族牧羊人塔洛的生活和身份认同的探索,展示了藏族地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变化。《塔洛》看似极简的故事与风格折射出诸多无解的社会文化问题:藏区放牧生活方式、道德准则、社会主义历史遗产(《为人民服务》)遭遇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物质欲望的身份焦虑与迷失。^[5]再如张杨执导的《冈仁波齐》(2015)通过真实而简洁的叙事,捕捉了藏民们朝圣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传达了对信仰、坚韧、团结和自然的深刻理解和赞美。影片中的朝圣之旅,既是对传统宗教信仰的致敬,也是对现代社会中人们精神追求的探讨即接受平凡自我。

随着技术壁垒的突破、创作理念的提升以及中式审美风格的盛行,新世纪以来,中国西部电影通过对传统神话原型的重新演绎,不仅成为神话资源的影像记录者,更是文化复兴的推动者。安德烈·巴赞在论及美国西部

片实践时指出,西部片的深层魅力在于那种奇异的神话遗产、神话思维和神话色彩,“西部片的奥秘不仅在于它那青春的活力,它必定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奥秘:永恒性的奥秘”。“我们通常是按照这些形式特征确认西部片的,其实,它们只是西部片深层实际的符号或象征,西部片的深层实际就是神话”,“西部片是一种神话与一种表现手法相结合的产物”。^[6]

广袤的西部地区有着丰富的神话资源,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大系统:一个是昆仑神话系统,另一个是蓬莱神话系统。而根植于西部土壤的昆仑神话体系,西王母、观音、女娲、九天玄女等诸多神话人物及其背景故事,天然地为西部电影提供丰厚且稳定的创作素材来源。^[7]电影创作者们巧妙地运用现代叙事技巧和视觉特效,将神话故事中的英雄人物、神秘事件和奇幻场景,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给观众,使得这些古老的故事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些电影作品,如《大话西游》《神话》《妖猫传》《哪吒之魔童降世》《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等,不仅深刻地展示了中国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文化,更通过现代视角和技术手段将这些古老的故事搬上荧屏赋予其时代,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周星驰执导的《大话西游》(1995)以无厘头的喜剧手法重新诠释了《西游记》这一神话故事,影片中孙悟空、紫霞仙子等角色被赋予了全新的性格和命运。导演周星驰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颠覆性的叙事手法,使古老的神话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大话西游》当年在高校圈的爆火,不仅让经典故事在现代年轻观众中得到重新认识和喜爱,更是展示了神话故事的无限可能。唐季礼执导的《神话》(2005)则通过穿越题材和神话元素的结合,讲述了一名现代考古学家穿越时空回到秦朝的故事。影片通过古代秘宝、长生不老药等神话元素,展现了古代与现代的矛盾与融合。成龙主演的角色在面对古代神话与科学现实冲突时,通过自身的冒险和探索,逐渐理解和接受不同文化的魅力,使观众对神话文化产生了新的理解和兴趣。再比如《画皮》(2008)改编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保留了狐妖变身、妖怪吃人等神话元素,通过描绘人妖之间的爱情故事彰显神话故事中常见的英雄主义精神,片中通过呈现女妖小唯与人类男子之间的情感纠葛,既有对爱情的追求,也有对身份和道德的挣扎。这不仅保留了神话故事的奇幻,还通过角色的内心冲突和情感纠葛,使观众对人性、道德和情感有了更深刻地思考。

与之有相似神话元素的《妖猫传》(2017)更是以其精湛的叙事技巧和视觉艺术,巧妙地融合了大量的神话元素,构建了一个既神秘又魔幻的古代世界。影片不仅再现了我国古代神话中的经典形象和故事线索,如妖猫的变身、长生不老的传说、法术与幻术的运用,以及前世今生的宿命纠葛,还通过现代电影的高科技特效和叙事手法,赋予这些传统元素以全新的表现形式和生命活力。影片中对人性、爱情、权力和命运等深刻主题的探讨,不仅丰富了神话故事的内涵,也使得这些古老的神话元素在当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激发了观众对于人性深层次的探索、对于道德边界的思考以及对于情感复杂性的共鸣。

2019年的电影黑马非《哪吒之魔童降世》莫属,在当年创造了50.36亿元的国产动画电影票房纪录。作为一部现代动画电影,将哪吒、龙族、混元珠、天庭与神仙等众多神话元素重新呈现给观众。影片在保留传统神话背景的同时,赋予了哪吒更多的现代性格特质,如叛逆和勇于挑战性格。这使得传统神话故事在当代观众中产生了剧烈反响,成为现象级作品。乌尔善的最新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2023)直接改编自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封神演义》,通过电影特效技术使观众感受到古代神话的宏大气势,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和文化深度。

三、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新世纪西部电影的发展创造了诸多便利条件,中国西部地区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核定地段,这使得西部电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16年由唐季礼编剧兼导演的《大唐玄奘》塑造了玄奘法师这个角色,除却他一个宗教人物的身份外,更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的求法之旅更是代表着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电影在制作过程中经由多个国家取景,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演员、制作团队参与,通过国际合作、政策支持等方式,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开放与包容,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精神。电影通过展示玄奘法师在求法路上的坚韧与智慧以及中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仅再现了唐朝历史的辉煌风貌,更增强了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该影片获得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17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等众多奖项,还代表中国内地电影参与角逐第89届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

2017年由中印合拍的《功夫瑜伽》,可谓是让中国武术遇见印度瑜伽,选取了两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进行碰撞,促进了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电影在喜剧元素的加持下,使得异域风情与中国元素得到了充分且轻松地表达。影片中其他有关中国文化符号的运用如中国功夫里的太极拳、咏春拳等,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中庸”的文化理念。电影将故事背景设在丝绸之路沿线,以寻找古代宝藏为线索,融入了现代的冒险和动作元素,展现了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一面。

结语

新世纪以来,中国西部电影在时代融合与艺术革新的双重驱动下,从最初的“以小博大”关注历史的宏观叙事,到随着社会变迁与改革而逐渐转变为个体生命经验书写的微观叙事,这其中也包含着对西部传统文化演进的影像记录。新世纪以来的西部电影不仅记录了西部地区的地貌特征、历史底蕴和古老文化,更是全方位地呈现了西部精神,即对敬畏自然的生态精神、追求理想的自由精神、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逆流而上的坚韧精神和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总而言之,中国西部电影在题材选择、文化表达与身份塑造方面的演变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过程,其中涉及社会变革、文化演进、技术发展和艺术革新对它的多重影响,是中国西部电影发展变革的光影流年里。

参考文献

- [1]郭越:《“新西部电影”类型片创建前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 [2]陈旭光:《瞩望一种新西部电影:历史、现实与“空间生产”》,《艺术百家》,2024年第1期。
- [3]孟君:《9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作者表述》,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第18页。
- [4]张阿利:《中国西部电影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第277页。
- [5]<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6586806/>
- [6][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5页。
- [7]王昱茗、张燕:《“一带一路”视域下丝路新电影审美创作新态势》,《电影评介》2024年网络首发。